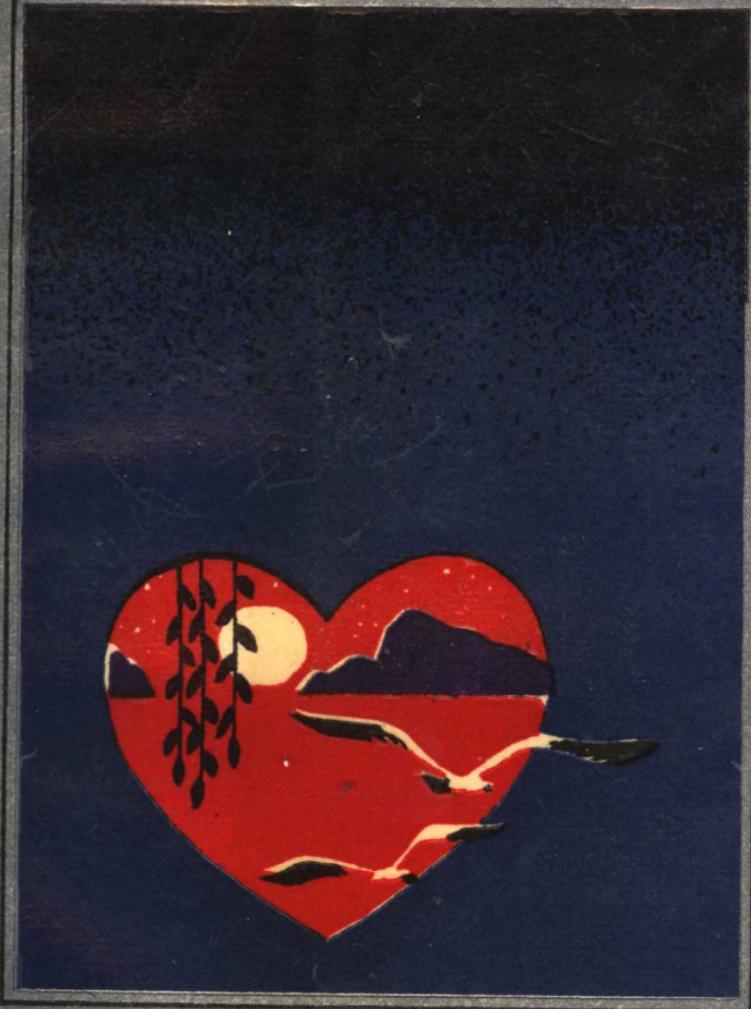




生命的触摸

国外纯情小品选粹

SHE NGMING DE CHU MO



QING NIAN YI CONG
青年译丛

生命的触摸

— 国外纯情小品选粹

蒋成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钱进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生命的触摸

——国外纯情小品选粹

蒋成红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损页 2 字数 111,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509-0/Z·85

定价4.10元

编者的话

《生命的触摸——国外纯情小品选粹》是“青年译丛”奉献给青年朋友们的又一佳作。辑入本书中的小品均系从近年来欧美报章杂志上精选而来，它们立意高雅，行文优美，字里行间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纯洁的光彩。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小品的作者虽然置身于西方社会，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被金钱和权力异化的现实中，他们仍能从待人接物的细微之处发掘和体察生活的闪光点，通过自己的细细品味，消化、理解，继而又用自己那饱蘸深情而细腻隽永的笔触，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曾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在他们的人格形成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和事。读者将不难体会到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凡人琐事构成了人生中的光明面，塑造了人类最优秀的品性，使人间充满了温情和阳光；也不难体会到，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人们对事物的取舍标准，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讴歌总是那么地相似。济人于危难之中，永远不丧失自信心，以满腔热情扶持新人，无论何时何

地，始终保持一颗处惊不变，荣辱自如的平常心……，无论置身于何种社会形态、何种境地，这些秉性始终是人们孜孜以求，并为常人所称道的。

我们满怀期待的心情向青年朋友们推荐这本小书，相信她的出版会受到欢迎。

1992年7月

目 录

拥抱生活	[1]
母亲的遗产	[9]
情义无价	[13]
真情暖人心	[16]
姐弟之间	[21]
白衣人的礼物	[25]
心系病孩	[29]
舐犊情深	[31]
笔友	[37]
心之所系	[40]
女儿的降临	[47]
心香一瓣	[50]
难忘的八个字	[53]
“了不起的活计，年轻人！”	[55]
初恋萨拉	[61]
后卫米歇尔	[64]
“矶鹞给你欢乐”	[68]
母亲的《圣经》	[73]

紫色菊花	[76]
爱情的真正含义	[79]
厉害女人	[84]
奇遇	[87]
鲜花传情	[90]
帽子	[93]
星期一早上的奇迹	[95]
站得直	[98]
独居的奥秘	[101]
开市大吉	[104]
婚姻中的动人时刻	[107]
我的指挥梦	[111]
散步的艺术	[117]
知恩图报	[119]
我的秘密资助人	[124]
“是我要活了”	[131]
往事难忘	[133]
我最好的老师	[140]

妻子	[143]
最佳状态	[148]
我的哥哥奥立弗	[151]
杰克爷爷的橄榄球	[153]
黑暗征服不了的光明	[158]
令人难忘的垂钓	[161]
成为父亲的陌生人	[163]
生命的触摸	[166]
温尼伯之声	[169]
劳拉眼中的世界	[175]
天赐良机	[180]
弗洛斯特夫人的体罚	[183]
雪白的栅栏	[188]
珍贵的纸片	[191]
母亲的人生选择	[195]
当光明重返时	[198]

拥 抱 生 活

在学校举行的一次野餐会上，我丈夫路易斯和我切开鲜红的西瓜让孩子们品尝，孩子们全都兴高采烈，他们将瓜皮扣在嘴上当口琴吹，有的比赛看谁把瓜籽吐得远，瞧着他们嬉闹滑稽的动作，我不由哈哈大笑起来。“你看上去还是那么快活。”我旁边的一位母亲忍不住说道：“发生了那么多不幸之后，你怎么还能保持乐观开朗的情绪呢？”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知道我的三个孩子罗丝、玛丽和乔治死于库利贫血症。

玛丽生于1955年。她是我们第二个孩子，比我们健康的大女儿安妮小两岁。开始我以为玛丽脸色白皙是因为像我。小儿科大夫对玛丽的脸色却颇有异议，他觉得这孩子好像患有贫血症，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们说：“很抱歉，你们的孩子病得不轻啊！她身患一种称为库利贫血症的遗传疾病。”于是，我们带玛丽去纽约医疗中心儿童血液基金会的门诊部治疗。医生说玛丽必须每两星期一次来门诊部输

血。从此，我定期驾车送女儿去纽约治疗。几个月以后，玛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治疗，而且与同去医院就诊的孩子们相熟了，他们同病相怜，格外亲热。

路易斯和我本打算多生些孩子，可此刻我们犹豫不决了。但医生请我们放心，他说：“不必担心，这种病在一个家庭里不会产生两例。”

罗丝于1959年出生。她看上去很健康，明亮的蓝眼睛，浅亚麻色的头发。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一天，她头上汗如雨注，一如玛丽当年发病时的情景。6个月后，医生又一次确诊，罗丝同样需要输血。

这时，我得送两个女儿定期去纽约治病。显然，她们只有依靠输血才能维持生命，因为每当就医的日子临近，她们便极易疲倦，变得急躁过敏。输血后她们无精打采的躯体立即又充满了活力。路易斯和我竭力掩饰极度的痛苦，尽力为女儿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让她们上钢琴课，玩各种游戏，并且常常举家外出旅游。

1961年，我们的儿子乔治出生了。我们曾多么盼望有个男孩啊，况且我们从医院得到肯定答复：第三个孩子再染上此病那简直是闻所未闻。可当我一抱住乔治，心里便明白事情不妙。不久，我便带着刚出生的乔治，2岁的罗丝和6岁的玛丽去纽约的儿童医院中心作定期治疗。

尽管如此，路易斯和我还是为我们能有4个如

此可爱的孩子感到幸福。输血已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衷心希望医学上的突破能使他们免遭厄运。

可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一天早上，我正坐在医院里，边上一位母亲顺手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有一条通栏标题触目惊心：“令人震惊，致命的血液病。”这是一篇关于这家医院为孩子们治疗的报道，其中一句话使我目瞪口呆“库利贫血症的患者一般在20岁以前就会不幸夭折。”我根本不信，“这是真的吗？”我问医生。“是的”，医生叹了口气，“恐怕目前在医学上对这些孩子所面临的厄运还无能为力。”

几年来，路易斯和我生活在一片恐惧之中。路易斯沉默寡言，埋头于他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当我一人独处或与医院里的那些母亲们呆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恸哭不已。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谈论此事，可我知道，孩子们之间经常讨论，他们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可就在这时，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一天晚上，我走进罗丝的房间，发现她正在做一只嵌宝石的蝴蝶别针。在一次工艺品展销会上她的手工曾引起顾客的兴趣。瞧着她把一枚人造金钢石镶嵌在别针上时，我不由说道：“多美啊！”“谢谢，妈妈，”罗丝轻轻回答：“我要想法赚够上大学的钱。”“好啊！”我有些哽咽地说。“那……那你准备学什么呢？亲爱的？”她抬头看我，目光闪闪，说道：“学护理，妈

妈，我要像医院里那些好心的阿姨那样护理别人。”说罢，她又开始仔细地干了起来。我慢慢退出孩子们的房间，我要默默承受这一切。可爱的罗丝没有想到死，她想的是如何集中精力，勇敢地生活下去。

感恩节那天，她的老师打电话给我，老师布置学生写一篇作文，以表达他们生活中最令人神往的事。教师声音颤抖地说：“我想罗丝的作文题目会令你吃惊。她写的是：感谢上帝赐于我健康身体。”

健康？她怎么会写这个题目？原来罗丝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些小朋友，常常不是截去了下肢，就是不幸身患癌症。而她能够走路，能够上学，能够跳绳。

我发现家里已不再象往日那样充满阴影和悲伤。孩子们欢快地忙碌着。玛丽的琴声穿过每个房间。罗丝辛勤地制作工艺品和小饰物。小乔治已经收集了许多摇滚乐唱片，他打算将来当个地质学家。他们热爱生活，也使我领悟了充分享受生活情趣、莫等境迁空自蹉跎的生活哲学。

1969年7月4日，10岁的罗丝突发心脏病，这是库利贫血病的并发症，我立刻送她去医院，一直陪伴到晚上，然后我一边俯身亲吻她，一边说：“你看上去好多了，亲爱的，明天一早我和你爸爸一起来看你。”可当我一踏进家门，医院来电，罗丝已离开了我们。医生说她是“平静而去”。

我们悲痛万分。我原有的信念动摇了，心情极

平静，我不断责问上帝，有时甚至忿怒不满，尖声叫喊，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渐渐感悟到，无论如何，人生是能够而且必须继续下去的。

玛丽和乔治虽然也知道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罗丝的不幸亡故，迫使他们更加现实地正视恐怖的命运之神。玛丽比罗丝年长4岁，她无疑要对自己的短暂人生沉思默想。她以充满朝气的生命活力接受命运的挑战，她刻苦努力，读中学时名字上了荣誉名册，在学校里被誉为“校花”。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给我们以启示和激动。

路易斯和我将孩子们带往宾夕法尼亚的波克那山脉度假。几周后的一天，玛丽从医院回来，想了半天问我：“妈妈，我把去波克那度假的事讲给门诊部的孩子们听，他们都说从没去过那里。下次去的时候带他们一起去玩，好吗？”望着女儿真诚感人的神态，我把她紧紧拥抱在怀里，回答说：“当然。”马上，我决定组织一次义卖活动，将收入用于带门诊部的孩子们外出游玩。我们设法赚够了钱。于是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去波克那山脉远足。这些孩子远离了针筒、输血管和脊柱绑带后是如此的愉快舒畅，朗声大笑，这使我们感慨万千，快乐无比。

1973年玛丽以国家学生荣誉团成员的身份从中学毕业了，在此期间，她接受了切除脾脏的手术。所以她为此项荣誉是竭尽全力了。是年秋天，她进入威廉·帕特森学校，主修美术。不久，又上了校

长表彰名单。课余她去电视机修理商店工作。而且她还参加了公民义务活动，募捐活动和其他义务工作，这些社会工作使她几乎与城里的每个人都有了接触。

第二年，她志愿组织了为患库利贫血症的儿童募集药品费用的活动。这一切工作使她耗尽心血，不得不住院三星期，可她说：“如果我能尽自己一份力量对其他孩子有所帮助，住院也是值得的。”

1974年的圣诞节，玛丽已是19岁的大姑娘了。第二年1月，我家的圣诞树还竖立在起居室内，一种说不出的理由使我不愿将那棵树推倒。1月20日，大雪纷飞，我们一家人只好呆在屋里。早晨，玛丽练习了一会儿钢琴后感到非常疲倦。“我想休息一会儿，”她说道，然后走进卧室。我把午饭端给她。“呵，这汤真鲜啊！”她惊叹道。说完后，她的目光突然暗淡了，一头倒在了枕边。

玛丽隆重的葬礼在西帕特森市是首屈一指的。市长和全体市政官员出席了她的葬礼。库利病志愿小组成员在悼词中说：“她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姑娘，虽年仅19岁，但比我们这里活上100岁的人更懂得生活。”

不久，我们的大女儿安妮加入了玛丽生前参加的库利病志愿小组。乔治这时已长成一个典型的小伙子，他使家里充满生气，朋友们来来去去，恋爱中的他不断接到电话。放学后，他在学校附近的一

家餐馆帮工。他进入大学学习后还继续打零工。在他19岁的那年夏天，他买了一辆乌黑锃亮的“蒙察”牌赛车，乔治实现了一个年轻人的梦。他将汽车仔仔细地停放在车库里，就像陈列在橱窗里的样本那样，一尘不染。这一现象使我发现了他人生中的不幸。1980年9月的一个晚上，他与女友约会回来，我感到这孩子精神恍惚，那辆“蒙察”牌赛车停在车库里位置也不对头。几天后他对我说：“妈妈，我觉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非常累。”晚上，他又对我说：“我想我要走了，妈妈。”他抬头瞧着我，“你要保证不哭，妈妈，你知道我将去哪儿。”

“是，乔治，妈妈保证不哭。”

儿子微笑着，头向后一靠，便永久地闭上了眼睛。

罗丝，玛丽，乔治，他们先后离开了人世。

这就是发生在我家的故事。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经历了那么多不幸和悲惨的往事，你怎么还能这么快乐呢？”

是啊，为什么我还能那么快乐呢？让我告诉您：

我的孩子深深懂得生活是最珍贵的礼物，他们热爱活着的每一天。他们欢乐无比，知恩图报。这就如同束束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并使我们的回忆变得金光闪闪。他们不幸早逝，可在最后时刻还紧紧拥抱生活，他们是那样地挚爱生活，活得如此

荣耀，他们向可怜无靠的小朋友伸出友爱之手，他们过的是一种充实、多彩、创造性的生活，作为他们的母亲，我能有理由不爱生活吗？不！我决不自悲自哀，自怨自艾。我万不能辜负了生活，辜负了我亲爱的孩子。我要像他们那样拥抱生活，乐在其中，陶醉其中。

简·芳妮

母亲的遗产

母亲身患癌症，终年48岁。葬礼上，3个儿子坐在前排聆听司仪对死者的祝福。在他们各自的口袋里都有一封母亲的临终书信。

大儿子切克毕业于电影艺术学院，虽是一个道具管理员，但满口电影技术术语和对电影的毁誉评论之词。“妈妈，近来看了些什么片子？”“那不值得一看，毫无趣味”等等，是他和母亲经常谈论的话题。此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否太过浮夸，在天之灵的母亲会原谅他的好高骛远和夸夸其谈吗？

他打开那封已经读了10遍的信。

最亲爱的切克：

此信仅为你一人所阅，所以我告诉你，我一直是最爱你的。也许因为你是我的第一个萌动的活体，对母亲来说，她是一个永恒的、不朽的奇迹。

你是我们风风雨雨、困难年代里的一部分，这一特殊部分曾使我们变得贫穷、饱尝苦寒，经受失败。